

民国时北京城流行玩大鹰

——宠猫宠狗，都不是主流嗜好

近年来，不光养宠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作为宠物的动物品种也五花八门，狗啊猫啊鸟啊猪啊甚至蛇虫鼠蚁的什么都养。而在民国时期的老北京，养獾狗、玩大鹰是那时人们的主流娱乐嗜好，尤其是玩大鹰的更为流行普遍，那个宠劲和别致玩法，令人开眼。

所谓大鹰是指能捉兔的鹰，而能捉雉的被称为鸡鹰，能捉鸟雀的被称为隼。因各种隼都不大，故通称“小鹰”，捉兔的鹰大，故通称“大鹰”。玩大鹰有很多讲究，大鹰由打鹰户打到手后，卖到老北京城里的鹰店，再由客户相中买走。玩大鹰的把鹰买到手后，要对鹰进行训练，直到达到能够捉野兔的能力。



八月出笼一身霜

笼鹰只为蓄势待发

熟不熟，七个轴

熬鹰驯鹰不容易

民国时期，北京鹰店很多，因为玩大鹰的比较流行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这种鹰店门外安着3根长杠，鹰都戴着帽子，一字儿排开，拴在上面。生鹰怕人，白天必须戴上帽子，不使乱飞，翘尾方能保全，入夜则把帽子摘掉。鹰帽是由一块长方形的皮革制成，帽子前方靠上有两个鼓包，是为了避免磨伤鹰的眼睛。帽顶垫一个皮钱，翘起两根皮条尖。考究的代之以一簇红缨，显得更加英姿飒爽。这不只是装饰，两指捏之，便于戴上或摘掉。

客户买鹰，会先问明落网时重量多少，往往还要称一下，看所说的是否可靠。此鹰日后熬到多少分量下地捉兔，这原始重量是一个重要依据。如果落网时重32两，熬到26两，也就是说约减去其体重的1/5，下地较为适宜。重于26两鹰有逃逸之虞，轻于26两又将因体亏而无力搏兔。

用户买到鹰后，首先是架鹰，也叫举

鹰。从这时起鹰算是“上胳膊”了。不到鹰熬成，下地抓到第一只兔子，鹰是不下胳膊的。举鹰看似容易，也须练个三年五载。此前要给鹰爪上加上一些配件，以便于管束它。

接下来就是熬鹰了。熬鹰也叫“上宿”，就为了熬掉鹰的野性，不仅白日，整夜都不能让鹰睡觉。要防止它对着人的一只眼睁开，而背着人的一只眼闭上，偷偷地休息。至少需要3个人，实行车轮战，1人管前半夜，1个管后半夜，1人管白天，被称为“前夜”“后夜”和“支白”，如只有两个人，那就很辛苦了，弄不好人没有熬倒鹰，鹰却把人熬倒了。熬过五六天，鹰的野性磨掉了一些，白天在胳膊上不乱飞了，帽子可以不戴了，行话叫“掉帽儿”。

生鹰开始喂的是鲜红的羊肉，两三天后羊肉泡水后才喂，越泡时间越长，直至称为全无血色的白肉。这是为了降低养分，使鹰消瘦。俗云“饥不择食”，鹰饿了才肯

吃白肉，并连颜色浅淡的“轴”也吃下去。

北京用线麻来做“轴”，水煮后经锤打再人口咀嚼，务使柔软，然后做成如两节手指大小，略似蚕茧，喂晚食时裹肉让鹰吃下去，不同地区制轴用料各异，或用苘麻，或用布、谷草、鸟毛为之，取其柔软不伤鹰的喉咙。原来鹰不论大小，捉到猎物都大口撕食，连毛一起吞下，血肉筋骨都能消化，惟独皮毛不能分解吸收，也无法排泄出来，只有存在嗉、肠里被紧成一团再从口中吐出，这样经过一昼夜的食物消化才算完成。

鹰在大自然中即如此，故山林中也能拾到鹰吐出的球状物体，养家称之为“毛壳儿”。鹰落人手后，开始只喂肉，吃不到羽毛，因此要给它补上一个轴。待驯鹰成功，捉到兔子，虽能吃到一些皮毛，但终不及野生时多，麻轴仍须继续喂下去。北京养家流传着一句话：“熟不熟，七个轴。”意思是生鹰喂过七个轴，不熟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捉兔子了。

中秋以后到隆冬，是放鹰的季节，最晚可放到来年早春，此后须将鹰放进一具大笼子，在人工饲养下，脱换羽毛，长出新生的钩和利爪，秋天又可以下地猎兔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笼鹰”。

鹰在笼中长达半年以上，必须精心照管，天天用小鹰捉鸟雀，为它打活食，有时还须喂它鸡和鸽子。每年养的鹰到不了入笼已经出了毛病，逃跑、病死的也是常事；有的鹰买到手后，感觉它本领一般，觉得不值得下工夫笼它，饱食几天之后，就放它飞归山林了事；只有性情、本领都好，舍不得放掉，才不辞辛苦，甘愿费时费事把它笼出来。

笼鹰始于何时，有待考证，但是可以肯定是到了唐代已经十分盛行，有文献可证，张莒有《放笼鹰赋》，柳宗元有《笼鹰词》，白居易有“十月鹰出笼，草枯雉兔肥”，王建有“内鹰笼脱解红绦”等也都以诗句表述。而《酉阳杂俎·肉攫部》则有更详细的记载：“鹰四月一日停放，五月上旬拔毛入笼。拔毛先从头起，必于平旦过顶，至伏鹑则止。从头下过扬毛，至尾则止。尾根下毛名扬毛。其背毛并两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。两翅大毛合四十四枝，覆翮翎亦四十四枝。八月中旬出笼。”

老北京的笼鹰，养家往往会在向阳的地方用竹竿、篾条扎一间似小屋的笼子，名叫“棚子”。栽两根桩子，上架一根横杠，杠上捆青蒿或鲜艾，需要时常更换，尤其在长出新趾爪时，必注意保护其锐尖。

鹰三月停放后，即可入笼，随即减少食量，使其消瘦，到夏至前后开始拔毛。如不减肥，肉满皮紧，拔毛疼痛，容易导致鹰丧命。北京笼鹰只拔小毛，从头顶及颌下开始，顺着往下拔，至腰部而止，留底层绒毛不动、翅膀及尾翎都不拔。这与《酉阳杂俎·肉攫部》所记载的“并两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”相似。笼大鹰必须同时养小鹰。这些小隼春天来到华北，恰好可在春夏季节为大鹰打食，每天须喂麻雀等小鸟十几头。如果遇阴雨天气，只好喂鸡及鸽子。

经过自春到秋的精心的饲养，中秋前后大鹰的羽毛换齐，可谓是脱胎换骨，重新为它系上配件，再把它请出笼子，举它出行，真是所谓“八月出笼一身霜”，精神抖擞，倍受人们的赞赏。此后仍须和新鹰一样下工夫熬、遛，只是很容易驯熟而已。这些经过几个月笼子生活的鹰，下地猎兔，迅捷猛准，的确不是一般新鹰所能及的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腊八围

捉兔也做公益事业

放鹰从“安鹰”说起。架鹰下地去抓第一只兔子，叫“安上了鹰”。安鹰要选择树木不多、人家稀少的平原最好。平原一望无际，视野开阔。树木少，兔子无处藏身；人烟稀少，免得狗来捣乱。一垄一垄的麦苗，生地夹着熟地，庄稼已收并经犁耙过的为熟地，未经犁耙的为生地，这样的地块是放鹰的好去处。

北京养家流传着不少口头语：“两熟夹一生，猫儿在当中”；“两生夹一熟，兔子在当头”，是说未经整过的地容易找到食物，所以兔子爱待。“拐弯抹角儿，地头地脑儿”，是说越是不起眼的地方越可能隐藏着兔子。“和尚不离庙，兔子不离道”，田地土松，兔子跑起来费力。道路地面硬而平，蹬得上劲，它能跑得快。所以兔子为了逃命，往往会上大道。这些口头语都是养家们多年总结的经验之谈。

鹰安上之后，就可以每天出猎了。出猎时，放鹰的人总是一字儿排开，每

人相隔约两丈远，举鹰的在中间，稍稍落后，成一个倒人字形，为的是兔子被任何人蹀出来，鹰都看得见。兔子夜间在地里觅食，白天就刨一个小坑卧，名叫“卧子”。坑并不深，背脊露在外面。头前土高一些，可以遮住头及双耳，名叫“隐头土”。再加上兔子的皮色和土地完全一样，很难察觉。

往往是放鹰人走近，快踩上它了还未发现，而兔子以为人已找到它头上，再也待不住了，才一跃而起。而鹰则紧扇翅膀，已来到兔子的上空，猛然一抖，侧身而下，尘土起了个旋儿，却并未抓到。原来兔子停止前进，就地转了一个圈儿，名叫“划魂儿”，接着开腿又跑，鹰扑个空，起来再追。兔子索性放慢了速度，不是转弯就是后退，名叫“拉抽屉儿”。

下雪天，放鹰是别有一番情趣的，此时空气清新，皑皑无际，看雪景加逛围，神仙都不换。地上有雪，找野兔特别容易，脚踪子一对一对，小桃儿似的清清楚楚印在雪上。兔子在雪中卧“卧

子”之前，总要远远跳一下才卧下。因此当追踪兔子脚印到忽然没有的时候，正是离它不远了。

遗憾的是下雪天不能多放，鹰在雪地上滚扑，翅膀一湿，只好收了。特别是白鹰更不能放，一放准丢。老玩家都会笑着说，下雪放白鹰，真是“找丢”！放鹰最怕刮大风，只好休息。兔子能辨风向，总是顶着风跑。它伏身擦着地皮，所以不甚费力。而鹰在空中张着翅膀，好像帆船想要逆风而行，是不可能前进的。

按照清末民初的规矩，腊月初八那一天，养家集中到南苑放“腊八围”。这一天抓到的兔子要一律无偿地交给药铺配制“兔脑丸”。这是一种妇科的良药，据说有催生的作用。说起来此为公益义举，无形中却成了养家比武的日子，人要显人的本领，鹰要显鹰的威风。“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”。因此，都很喜欢参加这个“腊八围”。后来这个活动慢慢消失了。